

作家频道

痴怪之人

阿占

我乃痴怪之人，码字须码出个画面感，蓝咸肥满，刀劈腌渍，都不怯，怯的是浮于表面的虚蹈。

痴怪之人必遇上痴怪之人。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我欢喜为痴怪立传，欢喜以重彩铺陈。多年田野调查，在那些渺小的渔村、寂寥的孤岛，他们的特立独行打动了，我，不得不写下什么以平心中的浪涌。

莱州土山镇提家村，那段时间，我总会遇到一个醉醺醺的渔把式。他说，如果当年拜在酒师傅门下，可能就不出海了，反正赚多赚少都不愁没酒喝。渔把式离开酒不能活，我甚至怀疑，他是为了找回船行海上的摇晃感而喝的。这么多年，他已经不习惯在陆地行走，只有摇晃的海路才能让他找回从众。

斋堂岛的渡船上，老船工跟我吹嘘，他的爷爷是把好手，可以驾着船在海上飘七天七夜，有一次，大风把爷爷送到了很远的地方，爷爷看到了真正的鲸，兴奋不已，甚至想融入那群精灵，爷爷觉得自己能听懂它们的语言，能够和它们交流。

在沐官岛，2015年为配合水库的建设，65户岛民即将搬迁至泊里镇，李姓渔婆年已花甲，自20岁嫁到岛上，她将青春镶嵌在天海之间，用潮汐染白了乌发。她告诉我，这一下子搬走了，心里真是舍不得。不过，她说，十多年前，岛上有小学，后来都到尧头村上小学，村里每天派条小船接送学生，不方便，搬走了也好。

在琅琊镇胡家山，上了年纪的老渔夫会谈及一位几百年前遇到海难的先人，他在民间传说中成为本地的海神。老渔夫作为他的后人，每当船行海上时，总感到他在水底望着自己的船，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鱼群，阳光照透水底，不时有鱼影在他脸上闪过。老渔夫心头一阵微温，觉得自己是安全的。

大管岛，横岭侧峰，柴胡、天门冬、牛藤、益母草等药材植物随处可见，最是47棵古老耐冬，最老的那株已650多岁，巨幅树冠几丈，透过枝叶的罅隙，白日照进的是阳光，黑夜跌落的是月光。传说当年



插图 阿占

仙道张三丰将耐冬移植峭山下清宫，后来成就了蒲松龄笔下的“绛雪”。青岛土著老王已在岛上“浪”了十数年，众友慕其名寻来，老王应接不暇，索性在岛上承包了三排民房，搞起渔家宴。老王似乎已经把相关史料吃透了，导游一样侃侃而谈：很久以前，这岛子曾是即墨城乡绅黄氏的地界，到了清雍正三年（公元1725年），被鳌山卫镇廉家庄廉氏买下，在岛上建窑烧炭，逐渐定居下来。

大沽河平度和即墨段，曾有人钓上了40斤的白花鲢鱼，足有一米多长。做了一顿全鱼宴，招呼了十八个人都没吃完。过程是这样的：两名钓客等了大半天，一直没有鱼咬钩，他们有点沮丧。突然鱼竿发生了剧烈晃动，是大鱼！他们兴奋又紧张，死死握住鱼竿，生怕即将到手的大鱼逃走。顶着烈日，两名钓客合力和大鱼“智斗”了约40分钟，方才大功告成。这么大的白花鲢鱼还是头一回见啊。两名钓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众哥们。当晚，这鱼被带到了一家苍蝇馆子，请来灶上厨王做全鱼宴，从水煮鱼片、酸辣鱼汤到泡椒鱼头、红烧鱼杂、白灼鱼唇，总共八道，醍醐灌顶，无比欢快。

我受邀加入其中，又尽情地痴怪了一回。

生活有感

八月有恙

王溱

八月盛夏。热腾腾的气温，烦闷，也容易上火生病。医院里的患者据说大都是因热而恙。

本人喜欢“宅家”，叫“宅男”也不为过。夏日里海水浴场找不到本人的身影——不会游泳，外地的朋友说，枉在大海边住，白瞎了那环境！热闹的啤酒街也见不到本人的踪迹——不胜酒力，一杯啤酒找不到北。也是外地朋友说，太遗憾了，顶端的啤酒就在眼前却不能享受，委屈了胃。

下楼倒垃圾、拿快递，偶尔去小超市买点零食，除此以外更多的是宅在家里与宠物猫COCO厮混在一起，倒也觉得挺惬意、快乐。人的活法不同，自我满足为上。

一天突然觉得浑身乏力，又觉得嗓子有些异样，量体温37℃多点。凭经验，这是感冒的前兆。很害怕感冒，后果是稍不注意就会咽喉肿痛，然后发烧、咳嗽，再严重便转成肺炎。医院的资料库里有若干幅本人肺炎的CT影像，那都是一次次住院时积存下的“证据”。

防患于未然。开始吃感冒冲剂，再加消炎药。不用医生处方，自己给自己下单。久病成医，八九不离十。连吃了几天，似乎有效但又不是很明显，难受的滋味依旧没消除。

女儿说，该不是“阳”了吧？马上反驳：怎么可能呢？理直气壮的理由是，去年年底那么厉害的传播风波自己都没事，现在虽风波又起，但又没到人多的地方去，怎么会中招呢？

女儿说还是测测吧。女儿有私心，四岁的外孙女住在家，朝夕相处，一旦有传染源，“受害”的概率极大。

觉得是小题大做，但看着女儿不信任的目光，还是同意捅一下鼻孔。很快女儿大叫起来，再看测试盒，两道明显的“红杠”出现。

怎么会呢？嘴上嘟囔，心里也慌。想起了曾经阳过了的亲朋好友说过的感受，又想起了女儿女婿阳过的经历，那实在不是好受的过程。女儿找出了口罩，并要求从此与家人保持距离。一边戴上，一边赶快跑

进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关上门，一直到其他人都回各自房间后才出门洗漱。

依旧吃感冒冲剂、消炎药。家里的各种药存得够多。别人感染时，自己没少备药，这回正用得上。

温度在37.5℃徘徊，不是很难受，但也不好受。开始咳嗽，胸闷气短，浑身感到疼痛。记得“阳”过的朋友说过，都曾有这个过程。有点担心，但还坦然。心想别人能熬过去，自己也应该能。三天过去了，仍不见好转。晚上几乎睡不着，动不动就咳嗽起来。终于38.9℃了，稍咳全身所有肋骨都痛。最担心肺部感染。“白肺”的厉害虽是听说，但细想想也是不寒而栗。于是去了医院。令人诧异的是，进了急诊室听说本人“阳”了，护士医生没有一点躲避的意思，甚至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有一丢丢。做了CT，万幸，肺部没受到感染。医生简单问了一些病情表现，然后淡淡地说，这波跟去年那波差异真的挺大，病毒明显减弱。好好休息，多喝水，补充维生素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
喝水，一杯杯，一瓶瓶喝。过去一个月喝的水，现在几天就喝完了。发烧，退烧药伺候，咳嗽，止咳糖浆顶上，浑身痛，去痛药片分解。“罪”是受了，但心里并不觉得慌乱，一点也没有去年年底亲朋们大面积感染时的“担惊受怕”。实践得真知，病情知轻重。经历过的痛苦与磨难，无疑是宝贵的经验和底气，让后来者受益匪浅。

外孙女也“阳”了，发了两天烧，随后便蹦蹦跳跳像没事似的到处玩耍。孩子小，不像大人特别是老人有各种基础病，经不起病毒的蚕食。孩子的肌体和器官虽稚嫩，但在病毒面前却表现得顽强、坚毅，自我修复的能力无比强大。

其实人体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，摧毁它并非易事。面对来自外部的侵蚀，它会一直在抗争，在努力，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健康与尊严。人们确实应该很好地感激和爱戴自己的身体。

八月有恙，很不幸，但痊愈了，很高兴。人在世会遇到一些“不幸”，但更多的是“高兴”。健康地活吧，更多的快乐和美好还在前方。



人生印记

童年的夏夜

薛立全

很久没在老家过夜了，几年前母亲回老家度晚年，我隔三差五回去陪伴。每到夏天的夜晚，我喜欢独自一人沿村头的小路走走，山还是那座山，田野还是那片田野，触景生情，童年夏季夜晚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乡村的夏季，是知了狂欢的舞台，随着温度升高，树上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为夏季的夜晚带来喧嚣和激情。黄昏之后，蠪螬龟前赴后继从土层里钻出，不慌不忙地爬上树干，每到这时，我会跟在大人后面，拿着手电筒，到路边的柳树或杨树林里寻找蠪螬龟，运气好时，一个晚上可以捉到几百只，在收获美味的同时也丰富了乡村夏夜单调的生活。

乡村夏夜露天电影是永远也忘不掉的快乐记忆。那个年代家里没有收音机，更没有电视，夏夜偶尔放一次电影，感觉就像过年。来村里放电影时，村里都会提前通知，太阳老高小孩子就会抱着几只小板凳提前去占地方，放电影的地点一般在村南大桥下的河滩上，这里场地开阔，透风凉爽，为了占到好的位置，往往要顶着烈日苦苦在场地呆守，期盼着天黑快快到来。放映开始后，看着影片会产生很多疑问，幕布上的人是怎么上去的？上面的人能走出来吗？我在下面说话幕布上的人能听到吗？这些问题困扰了幼年的我很长时间。看到英雄人物被敌人抓住，捶胸顿足，期待着他能跑掉；看到坏人作恶多端，就盼着解放军能神兵天降，为民除害。那个时候，《小兵张嘎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百看不厌，有时追着放映员的足迹能去到很远的村庄，忘掉了恐惧和疲劳。

夏季酷热难耐，那时家里没有风扇，更没有空调，夜晚乘凉只能搬到户外。这个季节，麦收已经结束，场院空了出来，为了晾晒和扬场，场院一般都选在通风的高处，是夏夜乘凉的好位置。每到日落时分，小孩子从家里拿着草苫子或蓑衣，老早就到场院里平铺抢占位置，供晚上一家人乘凉，等天暗下来后，大人们忙完了一天的营生，拿着蒲扇和枕头，陆陆续续赶到场院，开始一天最惬意的休憩。

场院一块连着一块，乘凉的席位你挨着我我挨着你，铺排得密密麻麻。男人们交流着他们上心的农事，妇女们则叽叽喳喳谈论着家长里短，小孩向来是人前疯，有了同伙结伴，活泼天性得以释放，飞奔在场院的边边角角和入空之间。我最喜欢大雨过后，场院周边水塘里“咕嘎……咕嘎……”蛙声一片，叫声空灵，悦耳动听，为闷热的夏夜增添了乐趣。

入夜，劳累了一天的大人早已睡去，鼾声四起。一番疯玩之后，小孩子也来了睡意，地当床天当被，睡得安稳踏实。后半夜易起凉风和雾露，家人一般要在午夜时分起身回家，此时我睡得正香，被迫叫醒后勉强睁开睡眠，跟着父母跌跌撞撞不情愿地回到家中。

现今的乡村与儿时已有很大不同，村民都住上了高大的房屋，拥有了电扇和空调。我回老家住的尽管是老宅，但重新装修后，也拥有了现代化的家具家电，夏季不再为避暑发愁，但时代的发展冲淡不了浓浓的乡愁，走在乡村小路上，忆起童年夏夜旧事，心头会涌起阵阵融融暖流。